

陈晓强 陈晓春 陈 晋 著

方 陝
言 西

词
语
研
究



陈晓强 陈晓春 陈 晋 著

LONGXI FANGYAN CIYU YANJIU

方言词语研究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3LZUJBWZD004）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4YB0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陇西方言词语研究 / 陈晓强, 陈晓春, 陈晋著.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226-04754-5

I. ①陇… II. ①陈… ②陈… ③陈… III. ①西北方
言—词语—研究—陕西省 IV. ①H17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3989 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宋学娟

封面设计: 雷们起

陇西方言词语研究

陈晓强 陈晓春 陈晋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487 千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ISBN 978-7-226-04754-5

定价: 56.00 元

序

最近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晓强博士送来了他和定西师专陈晓春老师、原陇西师范陈晋先生合著的《陇西方言词语研究》(下文简称“陈著”)打印稿,请写一篇序言。三位作者长期生活在甘肃陇西县,多年关注并研究该县方言词语,这是值得称道的事情。观览其书,收列词语新鲜,解说细致,印证博洽,体例统一,自具特色。方言研究是地方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甘肃是国家批准建设的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本书的问世实际上为这一建设目标做出了一项实际可见的贡献。这样说,有许多人会有异议,因为现在社会对方言的价值和方言研究的意义认识还不到位,有许多人,包括一些颇有话语权的“专家”,还误认为提倡普通话就是消灭方言,进而对方言研究带有排斥性和否定性。我们这个时代是论文满天飞、专家定是非的时代。杂志决定着文人的职称和前程。办杂志的大多专家富有“颠覆”、“解构”之类的西方理论,缺乏音韵、文字之类的国学知识,难以将方言研究纳入正统文化研究的范围。有的综合性杂志主编还申明不刊登研究语言及方言的文章,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由于语言学的被冷落,有些谈说方言的论著,特别是许多县市志书中的方言部分,往往缺乏专业性,表述欠当,给人以误导。有鉴于此,我觉得很有必要趁此序言布世的机会,结合对该书的评介说一些有关方言学的知识,以便捅开一隙被壅塞的学术孔道。

(一)陈著是研究方言的专著。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它与一种语言中被社会认定的标准语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只在一个地区使

用。是一种语言,还是一种方言,其判定标准有两个。第一个是语言本身的构造系统,特别是其语法系统和语音系统,看是否与别的语言有本质差别。例如,东北延边地区的朝鲜语和汉语就因这一标准而划分为两种语言,不把前者作为后者的方言看待。另一个标准是政治标准,或者说是国别标准。例如,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排除文字形式的差别,就其语言结构系统来说,不见得比我国的洛阳话和上海话的差别大,因二者分属两个主权国家,于是就定为两种不同的语言,而不是方言关系。我国的诸多层面上的方言从语言结构上说存在着与其他语言截然不同的共同性,其差异大部分是汉语历史发展中的不平衡性造成的,共时差异所折射出的往往是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差异。再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更不可能将这些方言看作不同的语言。20世纪80年代后,有些专家将本来叫作“吴方言”、“粤方言”、“晋方言”等方言的改称为“吴语”、“粤语”、“晋语”等语,以图造成“创新”效果。我们认为这不是创新,而是失误,是当今名不正言不顺混乱现象的一种具体表现,应当拨乱反正。

我国历史悠久,地方辽阔,山川阻隔,民族融合,自古就有方言存在。正如《礼记·曲礼》所言:“五方之民,言语异声。”方言歧异,必然会影响到国人的交际和国家的统一,所以,我国自古就很重视标准语的确立和推广。先秦时称标准语为“雅言”,汉时称“通语”,明清时称“官话”,民国时称“国语”,新中国成立后称“普通话”。普通话就是普遍通用的话,实际上采用了汉朝“通语”的说法。2000年我国颁布的《语言文字法》就称之为“通用语言文字法”。西方社会也叫“官方语言”或“办公语言”。这是国人从事政治、教育、文化诸公众活动时的法定交际语言。我国古代不乏官员不会说通语而被罢免的案例。现在我们的有些媒体经常把某些人大代表或国家官员在公务活动中说的非通用语作为“文明”而张扬,这是不懂语言政策而造成的,也应当拨乱反正。

既然国家制定并推广通用语，为什么又不消灭方言而且要花费精力研究方言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从四个方面作简要回答。

第一个方面，方言是人类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语言是人类独有的无形工具，是人兽揖别的一道门槛。它既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又是心脑思维的工具。这是人类花费能量最小、操作最灵便，又须臾不可离身，连做梦也要使用的一种工具。没有语言就无人类文明可言。一种方言的形成经过了久远的历史，是复杂的群体智慧的结晶。它有自己严密的语音、语法系统及丰富的词汇贮备，能够灵活自如地表达当地人的种种思想感情。我国方言丰富多彩，是语言学的富矿区。这是一笔世人眼羡的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掘这一矿藏、描写其面貌、抽绎其规则，具有国际、国内双重价值。在国际上来说，可以修正、丰富普通语言学，可为之提供新鲜例证和规律，打破以印欧语系语言概括世界语言面貌和骨血的现实，推进普通语言学的纵深发展，提高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权重，有利于打破世界文化的单极化倾向。在国内来说，方言的研究，既可厘清方言与普通话的异同与对应关系，便于方言区的人们加速学好普通话，又能从方言中收纳新鲜词语丰富普通话词汇、从方言中吸收有效规则完善普通话音系与语法，还可为重构古代汉语、预测汉语发展方向提供证据和相关信息。

第二个方面，方言的存在是客观现实。历史上方言与通语并存，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近几十年来，交通日益发展，信息空前畅达，电影、电视、广播普及了每个村落街巷，学校的普通话教育突飞猛进，方言的领地日渐缩小，但方言依然存在，与普通话并行不废，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方言被不同地区的人在一定场合使用，是沟通乡亲心灵、增强区域凝聚力的良药，是公安人员破案查凶的重要线索。众多的方言就像不同色彩的花朵自由绽放。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制定政策禁止方言，我国也从来没有推出过铲除这些花朵的政令。既然是客观存在的文化现

象,而且没有危及普通话的通行,就无须人为地掘根摧枝,就不应对方言研究鄙薄和打压。其实标准语总是以某种方言为依托的。我国从元明清以来的标准语选择的是北京话,即北京方言。没有方言,也就没有标准语这一名目。没有标准语的时代何时到来,谁也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

第三个方面,我国是开方言研究先河的国家。世界上第一部方言研究专著是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方言研究的风气源远流长,形成了经久不息的学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培养方言学人才,开展全国性的方言调查,创立《方言》杂志,出版方言地图、词典、志书,研究成果举世瞩目。我们应当继承这一传统,再创辉煌,为世界语言研究之林广植嘉木而增放新卉,不应当妄自菲薄,自剪其羽。中国的方言资源优势百年前就引起了西方语言学家的高度重视。瑞典学者高本汉通过调查包括兰州在内的 26 个方言点,构拟出了中古汉语音系,开辟了以《切韵》音系为纲、调查研究汉语的科学途径。近几十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加剧,西洋东洋的语言学家纷至沓来,具体深入地考察汉语方言,已推出了众多研究成果。这无疑为我们本土人士加大方言研究力度增强了紧迫感。

第四个方面,当前的方言调查研究具有鲜明的存古性质。信息科学的空前膨胀,缩小了地区与地区、人群与人群的距离,出现了“地球村”的说法。世界上的语种同物种一样在急剧减少。我国的许多方言在青少年口中正在退出。尽快搜集记录方言资料,使之在书面上保存下来,是一项抢救遗产的工作,文化界不能麻木不仁、坐看遗产的消失。

明白了如上四个方面的道理,就可知道在当前方言研究被歧视,成果不易发表和出版的情况下,陈著作者深入乡野,访贤咨耆,甘耐寂寞,从事方言调查研究并撰成新作,确实值得称道和支持。

(二)陈著所论列为陇西县方言词语。把一个县作为一个方言点进

行方言调查是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自从嬴政创立郡县制,县的设置承袭不绝,区划比较固定。一个县不但是一个行政区域,而且往往是一个富有特色的文化圈子。凡是比较古老的县份,境内方言比较统一,内部差异比较小。如果立县较晚,内部方言歧异较大,方言调研将可在乡镇层面上进行。目前甘肃省县级层面上的方言调研还有许多空白。如果每个县的语音系统、语法系统、方言词典都搞起来了,那么甘肃省的方言地图就可绘制出来,所显示出的语言特色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陇西也称陇右,指六盘山西南的甘肃广袤地区,是羲皇故里、河岳根源。历史上文明彪炳,俊采星驰。特别是五胡乱华时中原大地铁骑驰突,血火弥漫,鸿儒硕彦大批避难陇右,讲学授业,使弦歌不辍,为华夏文脉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唐皇家以陇西为郡望,更使士人以籍列陇西而感到无比荣耀。隋开皇十年(590年)改武阳县为陇西县,使“陇西”这一名称定格在这一县份上,使之成了陇西地区的立门嫡子。陇西县本身地处陇右腹地,濒临渭河,物产丰饶,文物昌明,比较集中地秉承了古代陇右地区的文化遗绪。包括韩国、越南诸异邦的海内外李姓士庶皆来其县寻根谒祖,更使之名噪全球。显然,对该县方言从多角度进行深入探究是很有必要的。

汉语不像印欧语系语言,没有复杂的形态变化,主要靠语序和虚词表示语法关系。用印欧语系的语法框架来套汉语,往往顾此失彼,扞格不入。而汉语的词汇及熟语却非常丰富。新事物的诞生必然产生新词语,但旧事物退出了历史舞台,旧词语大多仍然顽强存在于语言中,或作为词语,或作为词素而发挥作用。通语词语不时沉入方言中,方言词语又常常跻进通语中。所以,词语的诠释始终是汉语研究的重点,也是方言调研的重点。我们尚未见到陇西县的系统方言调查成果,也未见到其县的方言词典。显然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陈著的选题当然是有意义的。

(三) 调研方言词语首先要解决的是哪些词语是方言词这个问题。严格说,凡某方言中使用的词语都是方言词。但适如我们上文所言,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域变体,与通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方言中的大部分词语与通语只有语音上的对应性差异,书写形式与意义是相同的,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方言词语,不是指一种方言中的所有词语,而是指通语中不使用、却在该方言中使用的词语。比较的唯一标杆是通语。通语词语浩如烟海,操作好这一标杆也不容易。认定方言词时,我们主张坚持四条原则。第一条,《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与常见熟语辞书未收录者;第二条,上述辞书虽有收录,但意义有区别者;第三条,上述辞书虽有收录,但读音不合乎与通语的对音规律者;第四条,上述《现代汉语词典》虽有收录,但标有“〈方〉”者。当然,在编撰方言词典之类方言词语著述时,可适当超出这四条原则而选录一些基本词汇,如数字、属相、亲属称谓、代词等,以便能使读者看出该方言词语的系统性及与通语的同质性。

现在在评审方言词语著述时,请来的某些专家或综合性刊物的某些编辑专家在认定方言词语时往往不明白比较的标杆和操作原则,而是以他所知的另外方言中的有无决定取舍。例如,陈著所收释的“打遮”(清理)、“疙癆”(疥疮)、“麻达”(麻烦,不好办,不清楚)、“花不楞登”(花花绿绿)、“吃了五谷想六谷”(比喻得寸进尺,贪心不足)等词语,在兰州方言中也经常使用。如果这位“专家”是兰州人,他就会说,这是兰州方言词,而不是陇西方言词,会批评陈著收词泛滥,要求删去。我们经常遇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专家”不好得罪,主持者又要求“包容”,反对辩白,往往会造成审稿上的失误。那么,这位兰州“专家”的评审意见错在哪里呢?我们不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以便使这类“专家”不犯同样的错误。首先,兰州方言和陇西方言是平行关系,兰州方言不能作为陇西方言词语的认定标杆。如果兰州方言中的某个词语也存在于西安

方言中,西安的“专家”也不能以其方言为认定标杆,否定这个兰州方言词语的存在。其次,某个方言词语共现于几个方言中,很难确定谁先产生,谁后产生。试问这位兰州“专家”,你能拿出证据说明这几个词语是兰州先产生的,然后陇西借用过去的吗?即使有个别的方言词语有充足理由证明始生于某方言,也不能否认它在其他方言中的方言词地位。如果一个方言词共存于甲、乙两个方言区,甲区“专家”认定是甲区方言词,不让乙区收释,乙地“专家”认定是乙地方言词,不让甲地收录,结果这个方言词无处落户,只能被抛弃。这不是使大量的方言词被人为地注销了吗?在这种无休止的互相攀扯中只能使方言词语的收释陷入绝境而止步。办法只有一条,各方言点皆以通语为比较标杆,各记各的方言词语,等到全国各县的方言词典都出来了,就可比较异同,划出同言线,会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结论来。

话说到这里,有必要讲一下特征词的问题。特征词与方言词有关联,但不是一码事。有些“专家”混淆二者而评审失误。前者有人也叫区别词,用于不同方言相比较的场合。某方言与其他方言比较,该方言有而被比较的其他方言没有的词就是特征词。例如,定西方言与兰州方言、武威方言、张掖方言、酒泉方言比较,定西方言的“后”(否定副词,不要,如“后去”,“后说”)就是一个特征词。凭它就知道是定西方言而不是后四种方言。特征词是相对的。若定西方言与天水方言比较,这个词就不见得是特征词了。说有容易说无难。方言区之间没有铜墙铁壁,没有对相比较的两方面方言区的词汇作出详尽调查的情况下,很难认定哪些是特征词。有些学者想列出全国每个方言点区别于全国其他方言点的特征词来,称之为“一级特征词”。这一设想很好,但我们认为不大可能实现。因为偌大中国,方言区点层级繁复、数量众多,很难将各层各点的方言词全部收列出来。即使花费多年时间收列出来了,语言是发展的,可能原来的特征词消失了或意义改变了,又会失去区别作用。陈著

收释的是方言词语,请专家们不要用特征词的角度去作取舍判断。

(四)收释研究方言词语,一定要准确标音。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形式,表音不准就会歪曲词语真实面貌,以讹传讹,无益于语言的研究,会产生许多有害作用。现在有些方言词语著述往往忽视方言词语的实际读音,而用所谓的“本字”书写,读者以字读音,结果念出的不是方言词语了。例如兰州话中将屁股叫“沟子”gou53·zi。有人认为“尻”义为屁股,就写作“尻子”。兰州话中“尻”读 kao53,不读 gou53,结果兰州人不承认有这个词,外地人以为兰州方言真的把屁股叫“尻子”而会大做文章。考本字要慎重,特别要注意读音的一致性与演变的规则性。与其乱拉扯“本字”,不如先用同音字书写(这就是古人早已确立的造字法“假借”),然后再作考证。所谓“同音”指的是声母、韵母、声调全相同。如果实在找不到同声调的字,可用“纽四声法”,即用声母、韵母相同的字,注明调类。在许多县市方言志中,作者既不明调类与调值的关系,也不懂得确定调类的方法,盲目类比普通话的调值,存在着乱定调类的现象。近读正式出版的某方言大著,说其方言“没有去声”,真使人大吃一惊。细细一揣摩,该方言中不是没有去声这一调类,只是没有 51 这种调值而已。读者若听信其言会上大当的。这类问题说明其作者与编审者都需要赶快进修语言学知识,不要急着去“创新”。

对每条方言词语来说,为了读准其音,按规范做法,要注上国际音标。国际音标是国际上通用的一套完备的注音符号,一符表一音素,一音素用一符号,不发生误解和混乱。汉语拼音方案是为现代北京音系设计的,方言中的音系总与北京音系有差别,声韵调全相同的可以说找不出来,因此用汉语拼音方案准确标注方言词语是不可能的。例如:兰州方言中的唇齿塞擦音声母[pf][pfh]、舌尖前浊擦音声母[z]为汉语拼音方案所无,有的人写文章随意用方案中的字母代替,使读者误读,未达到写作的目的。五度值标调是赵元任先生的伟大发明,任何方言的调值都

可用五度调表示出来。标记调值要贯彻调位原则,重要的是显示几个调类区别,不要被非区别性的调位变体打乱调类系统。词语在读出过程中要发生字音的连读变调。用国际音标注音时最好既注出单字调,也注出连读变调。

陈著成功地使用了国际音标。在“引论”中列出了声韵调表,说明了与北京话的声韵差别,指出了调类与北京音、中古音调类的对应关系。给一般方音词语未一一注音,让读者根据“引论”所示音系去类推,只给“特殊方音字词、疑难字词注音”。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节约笔墨,但对读者来说,毕竟不大方便,有待日后改进。

(五)陈著的一大特色是对许多词语列示了古代文献中的解说和运用例证。清及民国时期的一些老派方言学者喜欢给方言词语寻找古代书证,其目的是证明此词语“古已有之”。这种研究方法的益处是给好多方言词找到了本字,方言词语为训诂学增添了新的途径。其弊端在于为了达到方言词古已有之的目的,过分运用“一声之转”的音变原则,把好多本来读音悬殊的古词与今方言词锻造成同音或近音关系,从而拉扯成一个词。岂不知语言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古代的一些词语传承或沉淀于某些方言中,这是必然的现象,其读音差异可从音变规律得到正常解释,但通语或方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革,也产生许多新词语,这也是必然的现象,不见得都能从古代词语中找到原型。这几十年方言词语的研究避免了这种弊端,着重于方言词语的音义准确描写,这是一大进步。但也分工过细,忽视了词义的古今追索,使方言学与训诂学脱离了关系。陈著扬老派方言学者之长,避老派方言学者之短,为许多陕西方言词找出了早期书证。引证文籍有字典韵书,有经史子集,有诗词曲赋,有小说稗言。其作用在于既可用方言词义消解古书词义训解纠纷,又可明确词语传承演变线索,无论对训诂学的发展,还是为汉语词汇史的构建,都提供了新的资据。因此本著作既有别于当今按《汉语方

言词语调查条目表》所作的 26 义类调查报告,也不同于方言词典,是一份把方言词语的释义与其历史表现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新成果。

(六)方言词语指方言词汇和方言熟语。熟语指四字格成语、三字格惯用语、由谜面和谜底两部分组成的歇后语和充满哲理或经验的谚语。前两种是固定词组,后两种是现成句子。它们都是语言预制品,在实际言语中被整块搬用,大大提高了组词成句的效率,显著增强了修辞立诚的效果。这四种熟语中,前三种的结构为汉语所独有,这是世界语言园囿中的奇葩。方言熟语的收集和阐释的空间还很大。陈著集中精力列示解析了陇西方言中的三种熟语,读者不但从中获得了许多新鲜的语言预制品,也汲取了许多鲜活的智慧。陇西方言中不是说没有三字格的惯用语,只因收录还不够充足,未草草充数,这也正表现出陈著作者不急于求成的学术品格。一种方言词语的调研不可能一蹴而就。万事开头难,我们相信陈著作者将会在突破开头难的基础上或拾遗补缺,或另启户牖,精益求精,为纵深研究陇西方言作出新的成绩。

张文轩

2014 年 12 月

目 录

引论 / 1

上编 词汇考释

A

【阿】【阿谁】【阿么】【阿里】【阿达】
/ 17

【爱厚】/ 17

【揸】/ 18

【熬】【熬缠】/ 18

B

【巴】/ 19

【拔】/ 19

【把势】【把式】/ 19

【白雨】/ 20

【摆掉】/ 20

【拌】/ 20

【帮寸】【帮衬】/ 21

【帮间】/ 21

【背】【僻背】/ 22

【背锅儿】/ 23

【背花】/ 23

【背楞雪】/ 23

【被卧】【被窝】/ 23

【本】/ 24

【秕】/ 24

【滗】/ 25

【编排】【编派】/ 25

【扁食】/ 25

【辩】【辩来】【辩不来】/ 26

【焱】/ 26

【憋】【憋憋儿】【憋子】【憋怏】/ 27

【霁策】【别号】/ 27

【鬓髻】/ 28

【并(病)】/ 28

【饽饽】/ 29

【拨拉】【拨刺】/ 29

【拨治】/ 30

【脖项】/ 31

【堡子】/ 31

【不当】【不当家花花的】【不当花花的】/ 31

【不待见】/ 33

【不济】/ 33

【不上串】/ 33

【步】【步弓】/ 34

C

【蹠(蹂)】【蹠踏】【蹠蹠】/ 35

【𨔵(插)】/ 36

【𨔵】【𨔵嘴】【𨔵话】【𨔵言】【𨔵舌】
/ 37

【残】/ 37

【𨔵】/ 37

【曹】/ 38

【查凑】/ 39

【划(驷)】【通划】/ 39

【𨔵】/ 40

【𨔵】/ 41

【𨔵】/ 41

【超荐】/ 42

【扯展】【撒展】/ 42

【扯心】/ 42

【骋逸】/ 42

【瞠脸】/ 43

【哆】/ 43

【尺划】【尺蔓】/ 44

【尺头】/ 44

【冲气】/ 45

【冲心】/ 45

【仇】/ 46

【出尖】/ 46

【出劲】/ 47

【出身子】/ 47

【出脱】/ 47

【𨔵(𨔵)】/ 48

【处查】/ 48

【𨔵迷】/ 49

【穿换】/ 49

【喘】【喘话】/ 49

【𨔵(𨔵、味)】/ 49

【捶】【打捶】【捶头】/ 50

【𨔵】【𨔵揣】/ 51

【𨔵】/ 51

【𨔵(咨)】/ 52

【𨔵】/ 52

【𨔵】【𨔵路】/ 53

【𨔵】【𨔵实】/ 53

【𨔵】【𨔵踏】/ 54

【𨔵】【𨔵扶】/ 55

【𨔵手】/ 55

【粗𨔵𨔵】/ 56

【促忙】/ 56

【撮(𪔐)】/ 56

【蹉】【蹉快】/ 57

D

【褡裢】/ 57

【达(大)】【阿达】/ 58

【打】/ 58

【打风】/ 59

【打尖】/ 59

【打遮】【遮】/ 59

【打整】【难打整】/ 60

【打平和】【打平火(伙)】/ 60

【大】/ 61

【带挈】/ 62

【歹】【歹豁】/ 62

【担惊】/ 62

【单径】/ 63

【单单】/ 63

【旦】/ 63

【说正】【说劲】/ 66

【捣涮】/ 66

【捌】/ 66

【倒回子】/ 66

【倒灶】/ 67

【得当】/ 67

【得劲】【得济】/ 67

【得时】/ 68

【拙】/ 68

【戥子】【戥】/ 69

【嫡亲】/ 69

【的实】/ 69

【羝羊】/ 70

【底根】/ 70

【地里鬼】【地溜鬼】/ 70

【颠懂】/ 71

【掂哼】/ 71

【蹠趄】/ 71

【玷缺】【点缺】/ 72

【典】【典房】【写房】/ 73

【点房】【勾房】/ 73

【雕(刁、呀)】/ 74

【穹】【穹远】/ 74

【跌绊】【迭办】/ 75

【啗】/ 76

【跖】【跖行】/ 76

【淀】/ 77

【董】【董打】【董乱】【董祸】/ 77

【动弹】【动掸】【动掸】/ 78

【逗】/ 78

【斗(逗)】【斗凑】/ 78

【抖】/ 80

【断】/ 80

【敦(墩、墩)】/ 80

【多嗒】【这嗒】【兀嗒】/ 81

E

【饿眼】/ 83
【恶窝】/ 83
【二尾子】/ 84

F

【发】/ 84
【发变】/ 85
【繁】/ 85
【反乱】【乱】/ 85
【方客】/ 86
【枋】【枋板】/ 87
【匪(猱)】/ 88
【僨事】/ 88
【泔上水】/ 89
【富态】/ 89

G

【该】/ 89
【干办】/ 90
【干脆】/ 90
【赶】【赶比】/ 91
【搁】/ 92
【搁臊】/ 92
【搞】【搞话】/ 92
【疙瘩】/ 93

【蛇蚤】/ 93
【葛纠】【葛交】【交葛】/ 93
【格地地】/ 94
【各人】【各家】/ 94
【根究】【根查】【该查】/ 95
【埂罅】/ 95
【勾死鬼】【勾使鬼】/ 95
【垢圪】/ 96
【狗食】/ 96
【狗犹儿】【狗油】/ 97
【孤堆】【骨堆】【固堆】/ 97
【孤拐】【孤锥子】【连枷轴儿】/ 97
【餬倔儿】/ 98
【估(唬)】/ 98
【古今】/ 99
【刮刷】【刷】【刮】/ 99
【瓜大婶】【瓜婶婶】【瓜达达】
【瓜瓜】【瓜】/ 100
【瓜悻悻】/ 100
【挂单】/ 101
【官】/ 101
【惯】/ 102
【灌心】/ 102
【光阴】/ 102
【广经】/ 102
【逛】【打逛】【逛鬼】/ 103
【归道】/ 103